周官析疑

周官析疑卷之二十二

大師

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

天籟人聲本有陰陽而以律同之陰陽合之也

梅瑴成曰上生下生之術即淮南所謂倍而以三除之四而以三除之者是也商羽角宮徵者相生之次也上九九者言以九九爲上也必以九

爲上而以徵居之者欲使宮得五爲中數也蓋自五至一爲五聲大小之次自九至五爲五聲相生之次而宮之爲五不異也置一而九三之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算以爲寸法如寸法之數以爲實而以寸法約之得一寸又置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實而以寸法約之則得九寸矣此黃鍾之宮上下相生之本蓋音之始數之始而亦氣之始也

自一而加之爲三再加則三三爲九三加則三九二十七四加則九

九八十一、故曰四開以合九九也、八十一宮聲之數、亦黃鍾之數、十二律還相爲宮、然黃鍾爲宮正也、故以黃鍾之宮言之、三分八十一而益一、則一百八也、爲徵數、三分一百八而去一、則七十二也、爲商數、三分七十二而益一、則九十六也、爲羽數、三分九十六而去一、則六十四也、爲角數、上生言復其所、謂以本數上生也、下生言去其乘、謂以半數上生也、蓋宮商用全、徵羽用半也、如此則五聲皆上生、與諸家之說不同、

然其數則一也

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詩之起莫先於風謠有風則已備賦比興之三體由是有雅頌之二部故以爲序　注謂敎瞽矇蓋以主教學士者大司樂也不應又以屬大師不知大司樂掌建治國之學政不能一一自教也平時樂德樂語皆以屬有道有德者所謂樂語即六詩也詩以合樂有道有德者能知義理識其大經而要管弦之節會察聲氣於細微

則非瞽師不能詳也。故又使學士受教於瞽師如六代之舞、雖掌於大司樂、而必先以樂師之教小舞詩書禮樂、有道有德者日講所聞而大司成又別有論說、分職聯事、義各有當也。法固失之、而耆儒或謂此事以教國子、言亦非也、古之瞽師亦多有道有德者、而大師出自瞽矇、故瞽矇亦在所必教、而所以教之者、亦必以六德為本焉。

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

以中和祗庸孝友爲詩教之本。使知凡播於樂歌者。皆以興起養成人之六德也。以六律爲詩之音。欲歌詩之應乎律。然後可比音而樂之也。

或疑瞽矇賤工。不當以六德爲教。夫欲使之歌詩奏樂以和神人。乃以其藝也。而賤之使之不知其意。不平其心。精粗本末判然兩途。此後世禮樂所以崩壞也。且大師下大夫之秩。不爲不尊。今日所教之瞽矇。即他日小師大師之選。觀飲射諸禮。歌畢則主人獻工。大師必爲之洗。

所以待之者亦不輕矣

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

觀小師職則登歌擊拊所帥者小師也而與歌射節及廞之帥瞽同文何也豈登歌一唱而三歎小師四人或有喪疾事故不得不以瞽贊攝小師職既有明文故於此見其義與

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大饗亦如之

疏謂祭饗賓射之鍾鼓皆大祝令之非也大祝所令獨逆牲逆尸侑尸之鍾鼓耳樂事之鍾鼓

乃大司樂樂師令之、李光墺曰、虞書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堂上之樂也、下管鼗鼓、堂下之樂也、其下言笙鏞以閒、則閒歌也、簫韶九成、則合樂也、儀禮雖鄉樂、亦有升歌笙入閒歌合樂之四節、則此大祭祀、其備四節可知、經不言者、蓋閒則歌管之迭作、合樂則歌管之並興而已、故言登歌下管、足以該之也、

大喪帥瞽而廞作匶謚、

羣王子夫人九嬪、大史賜謚、卿大夫小史賜謚、

而大喪之謚則大師作之且師羣瞽而獻何也蓋古人謚以易名苟失其實是欺天地神明不誠於君父而見疑於天下後世也故至於南郊稱天以誄之非嗣王及公卿大臣所敢專也大師及御瞽自王爲世子入學之時而性質言動聞之已詳矣終王之身自祭祀朝會饗射師田以至起居飲食出入燕游師與瞽常在側且賤而無目言無隱避俾各陳王之行迹而大師取衷焉蓋天子至尊所畏者惟天所懼者惟天下

萬世之公議故定諡於南郊以示天鑒之甚明陳言於羣瞽以彰人心之公是所以大爲之防而正君德也　日作諡義已備矣而加匶者記曰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也疑夏殷以前皆卒哭始諱至周則既殯即作諡而諱名故以匶諡顯此義耳不曰既殯作諡者曰既殯則其期寛曰匶則在殯之初即諱名可知矣

小師

掌教鼓鼗柷敔塤簫管弦歌

鼓當作樂器注出音爲鼓以瞽矇二職所掌樂事皆自播鼗始耳賈疏遂謂六鼓皆鼓人教之不知鼓人所掌者鄉遂之事瞽矇不宜受教於鼓人蓋六鼓音聲之節鼓人自以教鄉遂之共聲樂者小師自以教瞽矇並行而不相悖也　李光坡曰八者之序蓋自下而及上自猶以及精匏與金石則磬師鍾師笙師鎛師掌之矣鍾鎛笙磬其類不一故各有專之者

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

大師令奏擊拊則大師令之而小師乃擊之矣

注疏似誤

大喪與廞

小師佐大師以教羣瞽故陳王之行迹亦與焉

則作謚得與大師商論可知也

凡小祭祀小樂事鼓朄

大師職令奏鼓朄亦大師令之小師鼓之

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

六樂聲音之節樂工皆能按焉而其和與否則

非知音識微者。不能辨也。故小師掌之、若大師
聽軍聲而知吉凶、則非身備六德。而神明於六
律之音者。不足以與於此。

瞽矇

掌播鼗柷敔塤簫管弦歌

瞽矇所播者止此、塤與簫管之孔可按、弦有徽
可循、柷敔一聲、鼗可執而播之、若他鼓及鍾磬、
擊之必於其所。非無目者所能任也。故眡瞭掌
之、

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

大師作匱謚書於世世本書小史之事非瞽矇所能任也歌詩或以琴瑟於世繫無取焉蓋王暇時俾瞽矇誦詩以陳善敗或道前世之昏明定謚之美惡以為法戒或奏琴瑟之雅聲皆所以養王和敬之心而使匪僻無由入也注誼誤

眂瞭

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

瞽矇播鼗眂瞭又播鼗蓋所掌樂事皆有以鼓

爲節者、

掌大師之縣

觀此則知凡宿縣皆小胥涖之大胥展其器惟大祭祀則大司樂以聲展耳、

大喪廞樂器大旅亦如之

凡瞽矇所掌者眂瞭皆廞之磬師鍾師無廞器之文而眂瞭擊笙磬頌磬且掌大師之縣豈廞之者亦眂瞭與、 大喪之樂器雖具而必估大旅之樂器雖陳而不奏故連類而及之古者山

崩川竭水火大祲皆以喪禮處之祭祀吉禮也國有大故而旅則凶事也陳樂器而不奏吉凶相半而取其中也注謂旅非常事及時乃興造其器非也有大故而禱祈可俟與造之成而用之乎蓋以凶事而用郊廟吉禮之樂器非所安也故別有大旅之樂器以待事而事不常見樂器久弛故及時修整亦可以云廞耳此職承喪器而言廞故笙師職復言大旅則陳之以著喪之樂器旋造則及葬而藏大旅之樂器夙具則

及時而諫耳

賓射皆奏其鍾鼓䶊愷獻亦如之

賓射皆奏則祭祀不必言矣

典同

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

大師所掌者制律以合聲典同所掌者依律辨聲以爲衆器也四方之聲如管子及呂氏月令所載

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

齊與食醫所和之齊同義謂其分之所際也蓋以十有二律之數爲衆器之度以十有二聲之齊爲衆器之量度必以律之數者記所謂百度得數而有常也中之所容雖同而形之冋筰弇侈異則音亦異焉故必以十有二聲爲之齊

磬師

掌教擊磬擊編鍾

既設鍾師而不使敎擊編鍾何也石音難調鍾爲聲律之綱故編鍾並使磬師敎之金石之聲諧則衆音皆可依之以爲準而各得其齊量矣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書言韶樂之盛而總以戛石拊石皆此義也

教縵樂燕樂之鍾磬及祭祀奏縵樂

六樂之外別有縵樂燕樂何也六樂及四望山川則其餘皆小祭祀耳小祭祀或不興舞則禮必畧疑獨用絲音以爲樂章如笙詩之類故謂

之縵樂燕樂則大祭祀饗食射禮之終皆用之

古者絲音獨有琴瑟而或曰弦歌或曰縵樂豈與人聲相和者曰弦歌有聲無詩者曰縵樂與祭祀升歌間歌合樂有定法而復有縵樂者蓋無算樂之後或獨操縵而不配以歌曲也

李鍾僑曰縵樂用於祭祀而不用於饗食何也大饗備樂徧舞與大祭祀同無所用之

一　鍾師

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

采蘩

射節所奏詳具射人職此職似可不詳然泛去凡射掌金奏則似別有射之金奏而不見其節似爲騶虞貍首采蘋采蘩之歌節矣猶六摯已具宗伯職復見於射人明以射而朝則各有摯也

笙師

掌教龡竽笙塤籥簫篪篴管舂牘應雅以教祴樂

塤籥管小師教之復列是職何也凡樂之用八

氣者皆笙師教之故使兼教三者所以審音不厭其詳也小師所教革木絲管他職不兼何也革木一聲絲音絃度顯然可按惟人氣高下疾徐其辨甚微教之尤不可以不審也

大喪廞其樂器及葬奉而藏之

惟笙師鎛師籥師司干職有奉藏葬器之文蓋笙師所掌竹匏土木之音備矣鎛師所掌金奏之鼓金革之音備矣籥師所掌文舞之器備矣司干所掌武舞之器備矣絲石宜磬師奉藏蓋篩

之殘、或傳寫遺失也、然大司樂大喪涖廞樂器、樂師凡喪陳樂器、而眡瞭廞之、則無二音之器獨缺之疑矣。眡瞭職無奉而藏之之文者、眡瞭卑賤、爲諸官廞之。而奉則非其事也。賈疏乃云文不具、誤矣、果爾則諸職奉藏之文宜盡削、惟於眡瞭職廞樂器下增及葬奉而藏之、豈不辭約而義明、乃詳其所不必詳、畧其所不可畧、以蓄疑端、經文不宜亂雜無章至此、

大旅則陳之

大旅之樂器繫大喪之後而惟見於眡瞭笙師二職何也於眡瞭言廞則凡樂器畢陳可知矣於笙師復言陳則陳而不奏可知矣大旅陳而不奏以喪禮處之之義也笙師鎛師籥師司干皆言奉而藏之而典庸器不言何也其所廞筍簴也鎛師既奉鍾磬則並以筍簴往可知矣以是知聖人作經文不虛設而事畢該

鎛師

掌金奏之鼓

鍾師所掌者、金奏之節、鎛師所掌者、金奏之鼓節、而擊之者則眡瞭、眡瞭職賓射皆奏其鍾鼓、鼜愷獻亦如之、是也、如二師自奏則賓射鼜愷之鼓、既列職於鎛師。復列職於眡瞭。不可通矣。二師無教擊鍾擊鎛之文者、磬師職曰教擊磬擊編鍾、則特縣之鍾、鍾師教之、特縣之鎛、鎛師教之不必言矣。郊廟朝廷之樂事鼓人不與故金奏之鼓鎛師兼掌之從所便也猶金奏掌於鍾師鎛師而四金師田所用則鼓人兼掌之

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軍大獻則鼓其愷樂凡軍之夜三鼜皆鼓之守鼜亦如之

鎛師所掌即鼓人所教而別爲二職何也鼓人所鼓神祀社祭鬼享軍旅田役之金奏以及祭祀百物之神皆用於鄉遂都邑者故屬地官鎛師所鼓祭祀饗食賓客大獻皆用於王朝者故屬禮官惟鼓鼜二職竝列而鎛師大獻鼓愷樂守鼜鼓人則無之然後知鎛師所掌乃王朝之事其夜鼜惟王親在行則然若鼓人則凡軍旅

通掌其鼓與鼜也。　陳氏暘引樂志、鼜鼓長六二尺、破注謂夜鼜卽用鼜鼓、但鼓人職以鼜鼓鼓軍事下言凡軍旅夜鼓鼜、軍動則鼓其衆脉、絡相聯而不另列鼜鼓、所引樂志不過後代之制、未可據以破注也、

韎師

掌教韎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

東夷之俗、於三方爲美、則其樂亦於諸方爲優、故其官特稱師、而祭祀大饗皆舞之、不與諸方

同、

大饗亦如之

明小賓客之饗食及燕射皆不用也、於大饗奏之、以示王化所被之遠、致此之難、蓋君與臣交警之。

旄人

掌教舞散樂舞夷樂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

散樂、蓋五帝三代之遺聲。不在六樂之內者、如樂記所稱歌商歌齊之類。及大史采風。取其善

者而播諸樂府也。有聲歌、則亦宜有舞矣、肆散樂、所以昭美善之不遺、存夷樂、所以示德威之遠耀也、蓋祭祀賓客、無算樂時或用之、九服土風不同、則舞亦各異、故四方廞以其舞試者、皆隸焉、

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

曰其所以別於燕樂之正也、謂散樂夷樂之附入燕樂者、

籥師

掌教國子舞羽歛籥

樂師掌教國子小舞、則凡六樂中文舞武舞具矣。籥師所教、獨舞羽耳、大師教六詩以六律爲之音、則弦歌具矣。籥師所教、獨歛籥耳、籥師獨教羽舞、則帗舞皇舞之類、皆舞人樂師教之明矣、獨教歛籥、則弦歌乃大師教之明矣。所以别設一官以教二事者、國子藏修息游、諸舞或不能周、而羽舞於燕居尤便也。琴瑟無時不御、而管音則歛籥尤雅也。陳氏暘乃謂籥師教文舞、

而武舞不與、司干掌武舞、而文舞不與、乃無益之辨、且與經傳牴牾、

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則亦如之

鼓無專掌、九夏之鼓、鍾師掌之、縵樂之鼙亦屬𥰭金奏愷樂之鼓、鎛師掌之、夜鼜之鼓、鼓人鎛師分掌之、祭祀饗食樂事之鼓、大司樂樂師大師令之、故籥師所鼓、獨羽籥之舞、

籥章

掌土鼓豳籥

笙師所教已有籥而別設籥師以籥師所教者國子而笙師所教者瞽矇眡瞭也既有籥師而別設籥章以管與聲樂及所用之事各異也黃帝已制律管而伊耆氏乃用葦籥則其聲少變其用尤廣可知矣革木一聲尚有其節以土為鼓則聲尤質節尤希可知矣蓋逆暑迎寒祈蜡賽禱無地無人不有事焉故特作鄉野士民易習通用之聲樂而並不言所教之為學士為野人也其官名籥章何也以歙函兼風雅頌校他

樂歌爲繁故但掌其章句使人諷習治歌之則止龡葦籥不若二南雅頌詩歌與律呂必一一相應

凡國祈年于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

惟此言國何也祖迎於坎壇爲六宗典祀則逆暑迎寒王當躬親之若祈年祭蜡則鄉遂縣鄙之小吏皆帥其民而報賽焉籥章中士二人下士四人豈能越王都而徧共其事故曰凡國之祈年以示所共者惟王躬親及公卿攝位之祈

蜡。耳　王氏安石以田畯爲司嗇、非也、司嗇乃后稷、不可以田畯當之、八蜡內有司嗇、又有農、農卽田畯、蓋古之始耕田者、先嗇止一、而田畯隨地不同、猶國學舍菜之先聖先師也、

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豳詩王業之本、而不陳於宗廟何也、所言乃田家之事、不可與六代之樂並、又不可與燕樂、褻樂夷樂雜陳、用以逆暑迎寒索饗萬物協天時勸民事、義精而教溥矣、二南風教之原、故以爲

燕樂用之鄉黨邦國以化天下后夫人御事於宗廟故祭之末亦歌焉

鞮鞻氏

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

韎師既掌東夷之舞旄人又掌舞夷樂則此職所掌四夷之樂爲聲歌明矣而復曰與其聲歌何也其聲歌可比於樂者則於無算樂用之其不可以比於樂者亦存而不廢識其土風列其善敗以備觀省如六服内之有方志大師所陳

之有變風耳。

典庸器

掌藏樂器庸器

樂器諸官分掌之、而復掌於此職者、如垂之和鍾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及琴瑟管籥、先王先公之手澤口氣存焉。不可更用、又不敢棄置。則必藏而世守之。祭祀或與裳衣宗器並陳、

大喪廞筍簴

筍簴蓋方廞時則縣之、入壙則去之、此職所以

不言奏而藏也戴記有鐘磬而無筍簴或異代之制或有而不縣與

司干

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受之賓饗亦如之

司兵司戈盾祭祀皆授舞者兵此職則授舞器何也五兵之外別有舞兵舞器如大舞之玉戚桑林之旌夏是也且羽舞中帗旄之屬皆包焉干即盾也既有司戈盾而別設司干何也彼用

之於戰陳此用之爲禮器也司兵授戟與二矛司戈盾授戈殳而無盾正以舞者之盾司干授之耳且武舞之干不獨五兵有之蓋五兵軍衆所執如大舞之樂象王者仗鉞秉旄象軍帥者執玉戚皆宜有干則司干所掌不獨五盾也舞者既陳然後授器何也六代之樂舞器各殊必行列既定就而分授之乃無舛誤

周官析疑卷之二十三

大卜

掌三兆之灋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

玉之璺蚟有紋可見而體實未坼龜灼而紋坼最細者似之瓦則其坼較粗原則大裂矣疑取象命名之意如此

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

此八者雖曰龜之八命實三易三夢所同用蓋

此乃所占之事目也觀下文可見卜事莫大
於立君大封大遷大師祭祀喪紀而八命中惟
征可兼大師他無列焉何也諸官及本職已有
明文無庸覆舉而王者四征不庭既不若祭祀
喪紀之有常又不若立君大封大遷之廣見且
中包時巡及王所不親之小師故特著之見於
詩書春秋傳者惟立君大遷大師祭祀之卜爲
多而喪卜大封無見焉蓋宜詳於邦國禮而其
書已亡矣至於肄師職之卜芟卜稼卜戒春秋

傳魯桓卜成季之生懿氏卜妻敬仲衛侯卜渾良夫見夢之類皆包於凡小事中而此八事則有關於邦之吉凶利害故特詳其目而曰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也

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

贊如孔子贊易之贊蓋掌三兆三易三夢者各獻其占而大卜則發揮其所以然之理而宣著之

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

封國之始必卜其土之所宜與策命之日、注未安、

凡小事涖卜

疏次卜事謂大遷大師涖卜者大宗伯陳龜者宜小宗伯非也小宗伯惟大貞奉玉帛以詔號不與卜事肆師凡祭祀之卜日宿爲期詔相其禮又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則贊小事者宜肆

師也。蓋宗伯專掌涖卜、小事則大卜代之。卜師
專掌眡高作龜、大事則大卜代之。其陳龜貞龜
命龜大卜所不親、疑肆師掌之。小事大卜涖卜、
而肆師職又有涖卜之文、何也。嘗祀之日、大宗
伯涖事。獨則不與、故卜來歲之芟之戒之稼涖
者宜大卜而三事又小事之尤重者、故肆師兼
涖焉。猶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宗伯帥執事而卜日而祀五帝、大宰亦帥執事而卜日。蓋並帥之也。
知小事而外、涖卜皆大宗伯。者宗伯職祀
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則喪事大

師大遷大封立君灌卜、不待盲矣

卜師

凡卜事眡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

李光坡曰、卜有龜焦者、有不食墨者、皆不待兆成而知其凶、墨、木也、爩契、火也、火過而陽則焦、不過而陰則不食墨、

占人

掌占龜以八簭占八頌以八卦占簭之八故以眡吉凶

古者重卜先筮而後卜故筮人不必知卜而卜必兼通於筮既得八事之頌猶恐於龜象未審復以筮義參決其吉凶是謂以八筮占八頌也然筮辭之吉凶各有其故皆原於八卦之象與德其或筮龜從違各異則又恐筮人之占未審故復以八卦之象與德究切其義是謂以八卦占筮之八故也不曰占筮之故而曰八故者八卦之象與德因事而異吉凶於八事各有所宜各有所從也

簭人

七日巫祠

李光坡曰、漢書郊祀志、晉巫所祀、有巫祠之名、亦其一徵、

上春相簭、凡國事共簭

龜人所掌、惟辨龜之名物、及藏龜、數龜、奉龜而已、凡卜事、非其職也、簭人相蓍、藏蓍、共蓍之外、併掌揲之之事、龜事繁、蓍事簡也、

占夢

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

疾而迷及寤而有夢傳所傳秦穆公趙簡子之夢是也

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

平時王夢或占或不占季冬則數將終歲更始王有夢必發幣而占之故曰聘也聘禮以圭幣自通告神用圭幣故假以爲義

大祝

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

先王望祀不求其福而周公之作祝辭乃以祈福祥求永貞爲義何也天之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皆視人君之所服行使王對越天地宗廟百神凜然懼於不終而知自求多福在常守正道則所以警王心而輔正其德者多矣

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

年祝瑞祝歐陽氏謙之得之順祝祝天地宗廟之

常祝也、祭統、備者百順之名、禮運、禮時爲大、順次之、天地之祭、宗廟之事、順也、年祝祈年之祝也、吉祝冠昏卜告大師饋獻之祝也、化祝天地有異裁而祝其消化也、瑞祝嘉祥見而告於天地宗廟也、筴祝冊封諸侯而告於祖廟也、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說

鬼神不與人同心。災厲乃見。故以祈禮同之、非時而祭上帝曰類、非時而祭祖禰曰造、攻如救

日伐鼓以兵之類說謂以辭責之如變置社稷必責以辭　大師大會同之類造後皆特見此類造乃以同鬼神示消災變所用之事異也

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

六祝之辭典祀所常用也此作六辭因事而特告也上下天神地示也親疏由禰至祧壇也遠近四望五祀之類祠與禱皆因事而特祭祠以報福祥禱以請憂病也誥會亦質神之辭誥者

尙書逸祝册告周公其後是也、會者、招衆神而要言、春秋傳所謂司愼、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是也、誄者至於南郊、稱天而誄之、

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擩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

注謂衍當爲延、炮當作包、周猶徧也、義皆可通、古書以音近而譌、及同事而異名者甚多、男巫

望衍旁招以茅則衍當爲延明矣小記輕者包重者特莊子周徧咸三者異名而同實其指一也則字義本同九祭尸賓並用賓客之命祭延祭見玉藻曲禮而祭祀亦有之士虞禮祝命佐食綏祭特牲饋食尸坐祝命綏祭是也二佐食次第取敦實俎實以授尸正延尸以祭耳祭祀之兼祭見特牲少牢而賓客亦有之公食大夫禮兼祭庶羞是也賓客之徧祭見曲禮而少牢十一飯所舉所祭無不徧也至振擩絶繚尸賓

同具不待言矣。蓋祭者尸賓而命祭延祭則贊尸賓之節會也每物專祭其常也然或物微禮殺亦有時而不祭惟尸賓之正禮有兼祭有徧祭故特揭之此四者祭之正也振擩絕繚則由詳其儀節也自朝夕恒食而外祭祀賓客必有授祭者故以命祭始而以共祭終焉特牲士虞及少牢禮舉幹舉肩言振祭而不言擩是振原有不擩者注專以肝之既擩復振言似未盡

辨九𢷬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

五曰吉𢷎六曰凶𢷎七曰奇𢷎八曰褒𢷎九曰肅
𢷎

曰振動、則未嘗拜也、而序列稽首頓首空首之下、何也、奇偶吉凶乃前三拜之細目、肅拜不過下首以爲恭而已。振動、則顏色變作手足辟易。身體戰慄、非尊者有過越之施、無所用之。其禮最重、如聘禮、賓入門、公再拜、賓辟、賓致命、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辟與三退、將必振動以示不敢答拜、而震懾不寧、更甚於答拜、故列於五

拜之前也注未指所施用王氏應電訓應受其拜而不答者不可通

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

經文有號先於祝者先舉神號以祈降格然後以祝辭通如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祝造殯入廟先以噫歆之聲三聲神聽而後以子生告也有先祝而後號者祝辭中始具神號如少牢禮祝曰孝子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是也先號後祝者必大事此經

大禋祀肆享祭示及小祝大師釁祈皆曰號祝是也先祝後號者多小事小祝侯禳禱祠甸祝表貉詛祝盟詛類造攻說禬禜皆曰祝號是也類祭有以小事而舉者以詛祝掌之則非天地社稷宗廟之類可知矣蓋因事而舉用其禮儀皆可以名類造則凡就而告焉者皆是也

隋釁逆牲逆尸令鍾鼓

隋釁交神之正禮故先之逆牲逆尸事神之始事故後之蓋令鐘鼓以禮之大小為序而非以

事之先後爲序也祭尸禮莫先於隋牲事莫先於釁李光坡曰逆尸乃逆牲牲殺乃薦血釁薦血也薦血之後乃有膟膋隋於主前之禮蓋以自下向上爲言之序

來瞽令臯舞

歌與舞必依祭節故大祝告以樂入之節而後樂師詔來瞽大祝告以當舞之節而後樂師臯舞也

大喪始崩以肆鬯渳尸

大溮小宗伯大祝皆掌之然小宗伯職曰大肆以秬鬯溮則治其禮之辭也此職曰以秬鬯溮尸則親其事之辭也又小祝以同官而贊溮則親其事者非小宗伯益明矣　小宗伯職曰大肆則當以陳尸及浴器言此曰以肆鬯溮尸則肆專言浴器

付練祥掌國事

凡事皆國事也他職皆掌事此獨曰掌國事者未葬宗廟之祭不行既祔主各返廟時祭皆行

惟嗣王不親而大祝掌其事故特稱國事以別之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則宗廟之祭、及羣祀、嗣王不親明矣、曾子問五祀、既葬而行、祝畢獻、則祔以後、七廟之祭畢舉可知矣、量人有宰祭之文、必宰攝也、王親祭、則掌事者冢宰宗伯、宰攝、則祝掌事、示別也、五祀祝自獻、祀卑、故無攝主也、練祥以後、則凡祀王皆親之祝自共其職事而不得曰掌國事矣

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

四望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

前四事、皆君舉而祝從、惟王所征之地、將有事於四望、及軍歸獻社、則大祝獨前行、致告也、曰國將有事者、君不親也、知然者、肆師職有司將事於四望、則君不親明矣、下經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君親之也、故異文焉　小宗伯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軍社則大祝立之、主車則肆師奉之、小宗伯帥之而已、用師之地、未必正當四望、小宗伯職、有司將事於四望、謂大祝與肆

師也、祭兵於山川、肆師爲位、則大祝前祝、嚮之以將事者、必肆師明矣

小祝

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烖、兵遠辠疾

賈疏以將事屬下句、非也、王所親、或公卿攝位、則祝自執其事而已、小祭祀、王或不親、公卿不攝、但使祝將之、故曰將事、若侯禳於畺及郊則承王命以將事者乃肆師、小祝但掌其祝號耳、

小宗伯職有司將事於四望以王親在行小宗伯掌師中之祭故獨使大祝前往也　周官於侯禳禱祀之事甚詳蓋人心冥頑惟遇疾病烖危窮而反本易警發其善心故聖人以神道設教使恐懼修省以思救政則所益多矣　豐禳之後仍祈有年是之謂順旱則多風以雲氣將族風輙散之風寧然後雨可降旱可寧也春秋傳若之何憂猶未弭又欲弭諸侯之兵止息之義也注讀彌爲敉未安

大祭祀逆齍盛

小宗伯逆齍、小祝又逆、何也、主逆者小宗伯、而小祝先之、疑小宗伯逆於廟門、小祝則前逆於爨、猶喪之大渳、大祝掌事、而小宗伯又涖焉、百官府之戒具、小宰掌之、而宰夫贊之也、考其秩敘饎人、凡祭祀共盛、則掌炊者饎人也、舍人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則自爨奉齍入廟、陳於西堂之上者舍人也、夫官世婦帥女宮爲粢盛、則以終后夫人之春事、春秋傳所謂三宮米而藏之御廩是也、春

悄世婦帥六宮之人共粢盛、先期則帥而共春事、當祭則帥而共贊、陳薦徹也、小宗伯小祝旣逆齍、然後肆師表之而涖陳薦、卽女宮之爲粢盛非炊者婦人、禮不下堂、無門外之事、而共其職者有饎人也、　特牲饋食禮黍稷始陳於西堂則舍人奉粢盛入廟、亦宜陳於西堂、少牢禮設饌祝神主婦自東房執一金敦黍設於室中、則西堂所陳世婦宜獨取玉齍設於房中、至后薦玉齍則內外宗自堂上傳簠簋於室中俾后

親薦而九嬪贊焉猶少牢禮婦贊者執敦黍敦稷以授主婦而次第設之也小祝無緣得薦齍盛於神座前疏誤　李光坡曰王氏昭禹易氏祓皆謂齍盛輕於牲故大祝逆牲小祝逆盛王氏又證以六宮奉牲六宮奉齍皆非也王親射牲故六宮奉之后親羞齍故六宮共之事分內外非有輕重比類以求之同是尸也二祝同逆而送者惟小祝豈得謂送輕於逆乎蓋大祝相尸禮方終又當令徹故各共一事耳

送逆尸沃尸盥贊隋贊徹贊奠

尸以象神逆尸不以卿貳又不使大祝何也方逆尸時六官之長貳各有禮事大祝方有室事兼令鍾鼓故小祝領之大祝職相尸禮蓋必旣升有室事堂事而後相焉自門庭以至於階皆小祝道相故廟門內之盥亦小祝沃之

李光坡曰論禮之先後則逆齍盛當在沃尸盥之後贊奠當在贊隋之上此或文錯至上三者小祝專職下三者則贊爲之各以其類不可以

後先言矣

大喪贊渳

小宗伯、肆師、鬱人、鬯人、大祝、小祝、皆掌大喪之渳、而其文各異何也、大喪兼王后世子、而鬯乃所以事天神地示人鬼、惟王主鬯。故喪浴用之。而后世子不得用也。小宗伯職、特言王崩大肆、以秬鬯渳、明自王以外渳皆不得用鬯也。肆師職曰、大喪大渳以鬯、則築鬻、明渳不以鬯、則雖大喪不共築鬻也。鬱人職曰、大喪之渳共其肆

器則知后世子之渳不得用鬯而得用鬱矣鬯人職曰大喪之大渳共其釁鬯則知非王之渳不得稱大而釁尸不以鬯矣大祝職曰大喪始崩以肆鬯渳尸則知所謂大喪專指王而不兼后世子矣世子不得稱崩后之喪浴女御掌之此職曰大喪贊渳則知所謂大喪兼世子而其渳亦大祝親之小祝贊之特不用鬯耳大祝之特言崩與小宗伯同以王之喪浴大祝親其事而小宗伯治其禮也小祝不稱大渳與鬱人同明渳不以鬯不得

稱大也

及葬設道齎之奠分禱五祀

生人行道必有齎故於葬曰道齎之奠分禱謂遣人分祭若以遣奠餘牲則幾於慢矣注誤

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

先鄭謂保守郊祭諸祀及社於于字不可通後鄭義亦未備寇戎近郊保其壇兆可矣何取乎祀社在王宮無庸吉保蓋將爲禦寇之師宜告於社而郊壇震驚則寇退而祀焉亦禮之可以

義起者、

凡外內小祭祀小喪紀小會同小軍旅掌事為

小會同謂殷頫、

喪祝

及朝御匶、

曾子問王崩祝取羣廟之主藏於祖廟卒哭成

事而後主各反其廟疏以攷朝七廟廟各一宿

誤、

祖飾棺乃載遂御

載輿飾棺、皆葬前一日事、下文及葬御匶、乃御以出宫、故注知此爲遣車之御也、載在飾棺之前、而倒言之者、與下遂御之文相承接、其義乃顯也、疏據旣夕禮注、謂遂匠納車於階間、誤矣、彼大夫士之禮耳、巾車職小喪共匶路、則天子之龍輴共之者、乃巾車明矣。即别有納者、亦不宜用遂匠、其匠師與、鄉師與匠師御匶治役、及窆執斧以涖匠師

及葬御匶

劉氏彝謂鄉師遂師相代、不知鄉師及葬乃與

匠師御匶而治役遂師及窆抱磿皆臨壙時也

及壙說載除飾小喪亦如之

周官於喪紀多獨舉大喪故於喪祝職備舉大喪所有事而繫以小喪亦如之以示凡喪紀事有必舉物有必共者皆通乎小喪以爲他職獨舉大喪而不及小喪之通例也於末舉卿大夫之喪以見稱小喪者事在王宮也　諸職所列飯米熬穀茶葦薪蒸木材之類皆統吉喪言以其物乃貴賤所通用也衣服含貽沐浴銘旌遣

器樂器之類尊卑有度則多舉大喪而不及其餘蓋喪所必用不疑於小喪之不共而各有禮命故其事不必詳也相禮贊含贈涖斂廞引御柩序哭之類亦多舉大喪而共之者非一人或別有所見大宰大喪贊含玉贈玉而小宰喪荒受其含襚幣玉之事則知大喪之外贊含贈者皆小宰矣大宗伯大喪爲上相而小宗伯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則知小喪相禮者小宗伯矣小宗伯涖大斂小斂而肆師凡國之小事

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則知小喪涖斂者肆師矣、大喪大司徒屬鄉之六引、鄉師帥其民而至、遂治之、遂人屬遂之六紼、而遂師道野役抱磿、則知大司徒所不親、鄉師遂人遂師各共其事矣、宮中序哭、世婦內宗外宗皆掌焉、則兼掌小喪、不待言矣、惟大史職特舉小喪賜謚以大師帥瞽而廞作匶謚、非特見則疑小喪、賜謚者亦大師、巾車小喪共匶路明器、王子嬪婦皆得用輤禮、有獨伸不同於臣下也、觀此經可徵既

夕禮遂匠納車於階間而注訓以柩路之非、

小宗伯大肆以秬鬯渳、不曰大喪而曰王崩明自王以外渳皆不得用鬯也掌蜃共闉壙之蜃不言喪以非王后不得用也成公二年左傳宋文公葬用蜃炭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譏用天子之禮也

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

勝國之社稷禱祀行焉、且作其祝號、則記所稱亡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非禮意也、亳社北牖、特以別於時王之社、鄉明焉耳、

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

掌事掌王朝弔臨賵贈之事也喪家之事則所
掌惟斂與飾棺其他弗與蓋二事各有職等而
防其僭差職喪所涖之禁令是也賈疏乃謂自
勸防以下皆掌之誤矣經於大喪之後繼言小
喪亦如之至卿大夫之喪則特舉斂與飾棺二
事正見不得如王宮之小喪自勸防至御匶壹
與王后大子同耳職喪於諸侯卿大夫士之喪
無不掌以國之喪禮與禁令凡有爵者無不徧
也宰夫及此職至大夫而止王朝之士多不能

徧也。乍夫職不言諸侯、所治之喪。至王宮而止也。職喪與此職不言三公、等而上者不必言也。

甸祝

舍奠于祖廟禰亦如之

時田皆爲祀享、故出舍奠於祖禰、而歸則否以旋舉享祊享蒸之正禮也。

師甸致禽于虞中

時田、則宜饁獸於郊、而不舍奠、師田則宜舍奠於祖禰、而不饁獸、豈王巡狩會同、歸至近甸、適

值冬狩之期、遂因師衆以田無暇更舉、故儲獸與舍奠並行而不相悖、與若王師征伐則雖歸值狩期亦不暇田、蓋師有功則宜獻愷、師不功則奉主車而入以喪禮處之、田狩自宜更舉也、

詛祝

掌盟詛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

類造何以有詛、兵祭也。以所伐國之罪、昭告大神、且與同役者要言、俾用命而無二心、如春秋傳所載、墜命亡氏、踣其國家之類、義近於詛。故

詛祝作其辭、

作盟詛之載辭以叙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

信用者示所要之必用也叙者次其事之小大

也叙國之信用如魯盟東門氏叔孫僑如之類、

質邦國之劑信如成王賜周公太公以盟之類、

男巫

冬堂贈無方無筭

李光坡曰方者如兆山川邱陵等各因其方此

不祥之氣非可以方拘也筭者秩祀之神名號

有數、不祥之氣、非可以數計也、

女巫

旱暵則舞雩

婦人浴種、饁田、與耕者同憂勤、舂抗鏉糅、秋共饔饎、望歲、不收、則計日而知老弱之饑餓矣。其哀誠懇切、可以感鬼神、故使女巫舞雩、與

凡邦之大裁、歌哭而請

邦有大裁、而使愚婦人歌哭而請、妖妄不經甚矣、班史載莽好厭厭勝、及敗、憂不知所出、崔發言

周禮及春秋左傳、國有大烖、則哭以厭之、葬乃率羣臣會諸生小民朝夕哭、甚悲哀、是乃劉歆死之月也、故發承葬之意、繼歆之事、而爲此議、因增竄女巫之文、削去二語、與男巫職立文正同、